



## 黑白即彩色：小說與黑色電影

---

張淑英\*

### ■ 四月，最殘忍的月份？

四月中旬一陣寒雨、一陣風，倏忽太陽又大刺刺的露臉，一樣是北半球的春日，臺灣的攝氏27度遙對西班牙薩拉曼加(Salamanca)的2度，那邊氣象預報週末過後即將有好天氣，但是我們有過了端午夏日才到的節氣傳統，西班牙人也有「過了五月十四日才可收冬衣」的諺語(意思是六月上旬)，更何況是地處內陸、大陸性氣候的薩拉曼加，五月雪都不算奇景。艾略特在〈荒原〉裡說：「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詩人敏銳的詩性參透了春冬節令的變化無常。這廂行囊不知如何收拾才好，洋蔥式穿衣法就是長短厚薄全登機。此番雖是去參加黑色電影學術研討會，總希望有個彩色的好心情。

---

\* 張淑英／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白日上完學校四小時課，趕著夜半出發，一路奔到西班牙古城Salamanca 也已經是22個小時之後了，陽光金黃透白，冰風拂面，果真是個沁涼春意的好天候。這個國家真是太陽眼鏡的天堂，越是暗深的鏡片，陽光襯托越是亮麗！久聞薩拉曼加大學已經連續舉辦多年的「小說與黑色電影學術研討會」(Congreso de Novela y Cine Negro)——主題聚焦專業，籌備嚴謹且效率極佳，能宏觀西班牙全國與歐洲學術界研究的趨勢與脈動——無論如何都該來見證觀摩一下。

黃昏抵達下榻的旅館，剛好趕得上晚上九點三十分分的歡迎酒會。薩拉曼加這個擁有「魔幻城、魚之鄉」美稱的城鎮，典雅古樸、古蹟保存完整，擁有西班牙和歐洲最古老的大學，博學鴻儒傳道授業的士林，十三世紀締造出城市名言：「大自然沒給你的，薩拉曼加也不會借給你」；它是黃金世紀文藝復興最著名的流浪漢小說《小癩子》(*Lazarillo de Tormes*)的原鄉；這個我二十多年沒再造訪的古都，沒想到這一年內就來了三次，彷彿像塞萬提斯在〈玻璃碩士〉(“El licenciado Vidriera”)<sup>1</sup>裡提到的：「薩拉曼加會施魔，召喚那些喜愛她的寧靜和居宅的人回到她的懷抱」。我住在1519年興建迄今的豐塞卡主教書院(Colegio Fonseca)，彷彿穿越時光隧道，漫步文藝復興迴廊；當公務上身，無線網路迅速啟動時，又快速回到二十一世紀。

## ■ 小說與黑色電影 (film noir)

今年已是第九屆的「小說與黑色電影學術研討會」，由薩拉曼加大學一群年輕有活力的教師合力撐起，無論是公告、組織、網路、出版、聯繫……等各項工作頗有效率，和一般我們熟悉的西班牙人做事的步調不盡相同，反倒很適合我們的節奏。這群教

授學者平時在薩拉曼加大學授課時便以「黑色電影」為專題，並舉辦工作坊，帶領學生看影片評腳本，每年春季左右舉辦學術研討會，經年累月下來，也有數本具分量的研究專書出版，他們試圖在這所以黃金世界文學為重鎮的學院殿堂裡另闢蹊徑，引入文化研究的路徑，活絡年輕人從事學術的勁道與熱情。可見所謂學術的趨勢、顯學或主流，需要豐厚的耐力和能量，以及時間的持續累積，並且迭有新意，而且能結合一批有志研究的同好、年輕學子一起耕耘，翻轉經典理論，詮釋當下社會文化現象，便能建構一套相同素材，方法百變，兼具學術與趣味的研究。《一代宗師》裡所謂「功夫，就是時間」，學術實無二致。

一連四天的研討會，此次以「文類的再造與創新」為重點，從150篇論文中挑出131篇，共分30場次，著重幾項子題：黑色電影的經典與延變、再探福爾摩斯、西班牙&拉丁美洲的黑色電影與偵探小說、北歐的黑色電影、私家偵探的塑造、犯罪學與黑色電影等等。文類探討則含小說、極短篇、傳統故事詩、美式硬漢小說與西班牙偵探小說，電玩與漫畫等等(例如日本電玩《如龍》系列)。從一篇篇論文宣讀內容中，感受到同樣是「黑」，卻各有層次深淺(例如黑色與情色混雜)；同樣是偵探，也各有一套懸疑和推理法則(靈異與科學兼具)；同樣是暴力，各有美學與倫理(例如，日本的極道在組織倫理與遊戲間引發傳媒藝術和兒童暴力的爭論)，這些均是此次研討會著重的議題。第三天上午議程結束後，主辦單位找了我們幾位發表人去錄製慶祝明年第十屆的紀錄片專訪，特別側重這個問題：「黑色電影可以在學院形成教學和研究的顯學嗎？」——當然可以：「黑」不是問題，怎麼處理黑才是重點。

誠然，偵探小說和黑色電影幾個核心主題，自然是研討會中諸多論文念茲再茲必然討論的議題，例如致命的女人(Femme

fatale)、反英雄、諜對諜、偵探心理學、科學分析(法理與醫學)、城市大哥與鄉村流氓……等等。電影技巧方面，光影強烈反差，夜晚與陰影的驚悚效果；鏡子、窗櫺、玻璃與反影的運用；火車廂、百葉窗、沉積的灰塵、老舊的巷弄、封閉的空間……等等物件與場景，成為黑色電影不可或缺的經典鏡頭。因此，主辦單位請來四位各有專精的專家做專題演講，均以黑色小說和黑色電影為軸心。分別是西班牙小說家拉發耶·雷伊格(Rafael Reig; 1963-)，女小說家瑪爾達·桑茲(Marta Sanz; 1967-)；遠道從阿根廷前來的曼波·吉阿迪內伊(Mempo Giardinelli; 1947-)，以及西班牙電影導演古堤葉雷茲·阿拉貢(Manuel Gutiérrez Aragón; 1942-)。

## ■ 西班牙黑色小說

拉發耶·雷伊格以〈為黑色小說哀禱/悼〉為題，先講述自己的偵探小說創作，例如較知名的《血流如注》(*Sangre a borbotones*)和《漂亮臉蛋》(*Guapa de cara*)。《血流如注》和《漂亮臉蛋》用作者慣有的黑色幽默、真實與虛構夾雜的布局，隱含解構、顛覆未來的意圖。《血流如注》的背景是某個未來時間的馬德里，商業重鎮卡斯提亞那(Castellana)大道因水患成災後，變成一條大河，交通工具僅剩腳踏車。私家偵探科洛特(Carlos Clot)手中三件棘手的案件待查辦：一位父親不願報警，暗自找尋離家出走的女兒；一位市民懷疑妻子紅杏出牆，要偵探徵信調查；一位小說人物瑪貝爾(Mabel)，脫離小說家貝努埃拉斯(Luis Peñuelas)的紙筆，赫然有了生命，從城市裡失蹤。科洛特如果說出「妻子偷人」的實情，就會影響到「失蹤女兒」的生命安危，雷伊格就用血流如注的情形不斷拋出懸疑和犯罪推論，

讓讀者一起跟著辦案，而評論家則將《血流如注》類比，說成是伍迪艾倫改拍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銀翼殺手》的調性。《漂亮臉蛋》開門見山就披露死訊，一位兒童文學女作家遭謀殺，而她的靈魂在人間飄流，偵查這起謀殺事件。她身旁有一個來路不明的跟班，名叫畢路達(Benito Viruta)的男孩。這男孩是個孤兒，舉止粗野、缺乏教養，有點討人厭，但是有通靈能力，知道一些鬼魅靈異的事務。《漂亮臉蛋》的情節和結局是個人間悲歌，逝去的漂亮的臉蛋就像解剖的屍體，只有孤苦無依、寂寥無助和遺失的純真。

雷伊格從自己的創作再談到與文藝同好組成的創作工作坊「卡夫卡飯店」(Hotel Kafka)。他說：「在學校我們只有被教導如何寫作，從來沒有人教我們創作」，因此，「卡夫卡飯店」旨在啟發創意寫作，讓有志從事筆耕的文藝愛好者發揮想像力，天馬行空盡情揮灑。然而話鋒一轉，導入正題〈為黑色小說哀禱/悼〉，他表示，黑色小說/偵探小說原本是短篇創作最佳的表现文類和閱讀趣味的來源，但是他也不禁要替黑色小說祝禱，以期這類文學生命得以綿延。歷來經典大師，不管是愛倫波、波赫士或柯達薩，都是發揚這類小說的健筆，在奇幻文學的旗幟下，儼然樹立黑色小說不敗的地位。然而不知是年輕世代的才華與想像力褪色，還是讀者的品味轉移，還是整個書市的風向撲朔，黑色小說似乎逐漸沉寂，雷伊格在祝禱的當下，也不免為它唱起哀歌。

被喻為「犯罪名媛」(寫犯罪小說的女作家)的瑪爾達·桑茲擁有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的高學歷，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西班牙1975-1986過渡時期的詩壇，創作則是投入偵探小說之林。她先以學者的身分切入，以《失戀》(“Desengaños amorosos”)為題，闡述西班牙十七世紀知名女小說家瑪麗亞·薩亞斯(María de

Zayas, 1590-1661))的十則「失戀」故事。薩亞斯為名門之後，在黃金世紀時期盛極一時，作品至十八世紀仍然出版不墜，爾後則因宗教法庭認為其作品傷風敗俗，有違婦德，以「異教、令人嫌惡」之名列為禁書。桑茲認為，以今日的角度審視，薩亞斯堪稱是女性主義的先驅，《失戀》故事中，男主角的性格多是「懦弱、淫蕩、虛偽、貪婪、暴力、高傲、殘忍、自以為是」，一群不愛女人的男人，而薩亞斯則大膽敘述女人的情慾與禁忌。在她的時代，固然沒有所謂「黑色小說」的術語，但觀其題材與風格，儼然就是時下犯罪小說的典型，血腥的真實與社會控訴盡在紙筆扉頁間。職是之故，桑茲引用若干名作家的評論，證實薩亞斯是黑色小說的女先鋒。例如十七世紀劇作家羅貝·維加(Lope de Vega)、十九世紀女作家帕爾多·巴桑(Emilia Pardo Bazán)稱許她是「時代的女勇士，最硬挺的筆桿」。桑茲以瑞典的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例如《龍紋身的女孩》)、凱爾曼(Henning Mankell)和西班牙的巴茲格茲·蒙達曼(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為例，直言在薩亞斯的時代，就引燃且勾勒今日犯罪小說的線索、脈絡與地圖。

談到自己寫作十餘年叫好不叫座的現象，直至近兩、三年的作品《黑、黑、黑》(*Black, Black, Black*)和《好偵探永不婚》(*Un buen detective no se casa jamás*)終於博得讀者青睞，擁有書市一隅。桑茲幽默表示*Black, Black, Black*靈感來自西文的「饒舌多話」——Bla, Bla, Bla，《好偵探永不婚》則受到拉森《龍紋身的女孩》的啟發(原為「憎恨女人的男人」之意)。《黑、黑、黑》，意義之外，音義上「嘿、嘿、嘿」也有揶揄時下黑色小說言不及義，懸疑不足，畫蛇添足有餘的話病。她筆下的偵探薩爾科(Arturo Zarco)學養深厚，反傳統反崇拜，是個男同志，和上個世紀末以男作家為主的偵探小說的偵探英雄大異其趣，她也希

望這個文類不受性別影響，讓女作家也可以耕耘出一片天地。然而，桑茲和雷伊格一樣憂心，邁入二十一世紀，這十餘年來西班牙的黑色小說／偵探小說逐漸式微，從一開始被批判為「看不見的黑」（西班牙從來沒有出現過偵探小說）到「消失的黑」（偵探小說家退出書市），這個文類需要另起爐灶，賦予它更多的學術研究和定位，以期再現光芒。

## ■ 拉丁美洲黑色小說

風塵僕僕，遠從南半球的阿根廷飛行14小時前來的小說家吉阿迪內里以〈革命·民主·危機——拉丁美洲黑色文類的根源〉（“Revolución, democracia y crisis como motivos del género negro latinoamericano”）在第三天的黃昏再掀高潮。前一晚「電影馬拉松」活動中已先放映吉阿迪內里和孟德茲(Juan Pablo Méndez)共同執導的《第十層地獄》(*El décimo infierno*)，翌日，作家兼導演現身說法，討論益加熱烈。《第十層地獄》是吉阿迪內里1999年的作品，2012年電影首映。吉阿迪內里延伸但丁《神曲》的九層地獄，在第十層地獄中編織他的黑色小說。故事從三角關係開始：阿弗多和安東尼歐是好友且共同經營不動產公司，但卻與安東尼歐的妻子格麗賽達暗通款曲，在一次幽會之後，阿弗多問格麗賽達是否該除掉安東尼歐。格麗賽達質問要如何下手……於是乎雪球開始滾動——曖昧、追逐、逃亡、謀殺的地獄之路，不倫的偷情難逃死亡的命運。電影跟著小說跑，從阿根廷北部的恰哥(Chaco)一路取景到巴拉圭的巴拉那河谷(Paraná)，彷彿天涯海角亦要追個水落石出。

質言之，吉阿迪內里早於1983年出版小說《熱月》(*Luna caliente*)時，便已名揚利藪，當時他流亡墨西哥(1976-1983)，

是首位外籍作家贏得墨西哥國家藝術學院頒發的「國家小說獎」。小說《熱月》敘述貝爾納德茲(Ramiro Bernárdez)久居巴黎之後，回到故鄉恰哥鎮，遇見了少女田妮苞(Araceli Tennembaum)。這一邂逅開啟貝爾納德茲的感性之旅，「熱月」是激情的月也是瘋狂的月，無法抑遏的情愫流竄，終究讓貝爾納德茲迷失方向失去所有。2009年，西班牙導演阿朗達(Vicente Aranda)將《熱月》改拍成電影，小說中1970年代貝隆將軍(Juan Domingo Perón)時期的阿根廷變成電影中1970年代西班牙佛朗哥將軍主政晚期，阿朗達以著名的「布爾戈斯的審判」(Proceso de Burgos)<sup>2</sup>取代吉阿迪內里筆下的恰哥鎮的激情與失落。時隔26年，電影再現，將《熱月》推上高峰，這部黑色小說與電影彩繪了吉阿迪內里的文學生命，變成他創作歷程的經典代表作。

演講中除了談論自己的小說與電影，吉阿迪內里自然要歌頌拉丁美洲豐厚的文學質地和眾多優秀的作家，尤其是短篇小說和極短篇，自從十九世紀有了「短篇」的文類出現以來，西語國度(甚至世界文學)沒有能像阿根廷這般作家輩出，精采絕倫的「掌中小說」<sup>3</sup>和奇幻文學源源不絕。波赫士、柯達薩、畢歐伊·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畢安科(José Bianco)、德涅比(Marco Denevi)、安德森·殷貝特(Enrique Anderson Imbert)……等等。我提問正因為奇幻文學的興盛，讓黑色文學從「文類」變成了「議題」，文學理論談奇幻技巧，卻將黑色處理成題材。吉阿迪內里莞爾回應說：「奇幻文學與黑色小說交互為用，學術理論或有重奇幻輕黑色，但重點仍是創作，作品就是證明。」有別於雷伊格和桑茲對黑色小說的憂心，吉阿迪內里認為黑色小說就是反應現實最好的創作文類。黑色小說直接反映了社會和它衍生的問題：犯罪、暴力、毒品。拉丁美洲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民主化、危機在在提供了黑色小說創作的泉源。「或許沒

有那一塊大陸的文學與黑色創作像拉丁美洲表現的如此契合且淋漓盡致」。吉阿迪內里特別以「新偵探」一詞巡迴審視，指出黑色小說遠比其他文類跟政治、經濟更息息相關，他從十九世紀中葉阿根廷的艾切維里亞(Esteban Echeverría)的〈屠宰場〉(“El matadero”)談起，闡述黑色文類如何反映民生問題與生命價值。〈屠宰場〉描述屠夫屠殺小牛取鮮肉的場景、追逐一條老牛卻誤殺一個年輕無辜，最後走筆指涉執政的獨裁者：「文學就是危機，它提醒我們是誰，我們想做什麼。」從艾切維里亞延伸到哥倫比亞的坎波亞(Santiago Gamboa)，連結到墨西哥的孟多薩(Elmer Mendoza)，吉阿迪內里認為拉丁美洲這支「黑色之筆」勾勒這塊大陸的脈動，也唯有透過黑色書寫可以不斷披露貪汙、犯罪、腐敗，並掀起革命運動；而黑色文類的發展則賴學院帶入研究與教學始能綿延新生。

## ■ 黑色電影

研討會最後一天閉幕演講請來西班牙知名導演、編劇、也是聖·費南多皇家藝術學院(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院士古堤葉雷茲·阿拉貢。古堤葉雷茲·阿拉貢是西班牙內戰(1936-1939)後嬰兒潮新生代，年少時誤打誤撞，因新聞系無缺額而改念電影系，殊不知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念即一生。1969年開始執導拍片、寫劇本迄今已44載，他是西班牙同時期得過最多獎項的電影導演。此番以〈黑色電影即彩色〉(“El cine negro es en color”)為題，講述黑色電影技巧、個人拍片抉擇，以及小說與電影的關係。古堤葉雷茲·阿拉貢集電影導演、編劇、作家於一身，認為導演／作家的角色，或者觀眾／讀者的角色，並非如一般理論那樣論述，將兩者界定為不同的藝術表現

和身分。視覺與文字固然是不同媒介，但並非阻礙一個導演成為一位作家的絆腳石，反之亦然。古堤葉雷茲·阿拉貢除了2009年以《三月以前的生命》(*La vida antes de marzo*)贏得「艾拉德小說獎」(Premio Herralde)<sup>4</sup>以外，在他四十餘載的執導生涯中，絕大部分電影作品都是自己執筆撰寫腳本，同時也擔任其他知名導演的編劇。

談到個人與黑色電影的因緣，古堤葉雷茲·阿拉貢提到三部黑色電影，是開啟他致力這個文類的里程碑。三部都是1944年的作品，分別是比利·懷德的《雙重保險》(*Double Indemnity*)，奧圖·普列明格(Otto Preminger)的《蘿拉》(*Laura*)和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綠窗豔影》(*The Woman in the Window*)。這三部電影堪稱是1930年代以降美國黑幫片(gangsters)的集大成，鏡頭取景均以夜景、內景為主，明暗反差，陰鬱黯沉，烘托人性與社會的沉淪腐敗，演員也以私家偵探、警探以及保險調查員為主。1967年的《步步驚魂》(《活命條件》，*Point Blank*)則是1960年代黑色電影色彩活化的經典作。談到小說與電影的關係，古堤葉雷茲·阿拉貢認為有些黑色小說是黑色電影的充分必要文本，可以共創雙贏，成就兩種文類的歷史定位。他認為美國硬漢派偵探小說家戴許·漢密特(Samuel 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的《紅色收穫》(*Red Harvest*)是必讀小說，然而這本小說竟然沒有搬上大銀幕。此外，黑澤明的《用心棒》或是柯恩兄弟(Coen brothers)的《黑幫龍虎鬥》(*Miller's Crossing*)，都是討論黑色電影時不可遺漏的論述文本。此外，古堤葉雷茲·阿拉貢提到大部分的人會覺得黑色電影就是製造恐怖和驚悚，但是他依然堅持，一個導演最基本的訴求和藝術表現是蒙太奇，電影剪接技術和藝術才是最重要的功夫／工夫，在黑色電影中尤其重要。

回顧一生拍片的歷程，古堤葉雷茲·阿拉貢在電影、電視、

舞台劇執導、編劇、撰寫腳本計30餘部作品，最引人矚目的就是1991年和西班牙國家電視台合作，拍攝《吉訶德》上冊的電視劇，以及2002年改編下冊為電影的《吉訶德騎士》(*El caballero Don Quijote*)，相隔十一年的兩種文本在2005年《吉訶德》四百週年紀念活動時達到巔峰。《吉訶德》小說改拍成電影不光是西班牙境內的藝術活動，而是全球性的改編，若納入舞台劇、歌劇、漫畫、卡通、單元劇……迄今不下百餘種。<sup>5</sup>多數影評認可的佳作是1957年俄國導演可辛塞夫(Grigori Kozintsev)執導的《吉訶德》(*Don Kikhot*)和1973年希勒(Arthur Hiller)執導的《曼查仕紳》(*Man of la Mancha*)。古堤葉雷茲·阿拉貢的《吉訶德騎士》一致受到好評是攝影和色彩學的應用。《吉訶德騎士》中強烈色彩呈現最多的是暖色的黃、橙(指涉侵略、暴力、刺激)和冷色的綠(平靜、疏遠、安寧)。黃、橙表現在土地、陽光與曼查高原；綠色呈現在山巒與橄欖樹。黃、橙、綠不僅投射西班牙的風光景致，歷史盛世，也投射吉訶德的生命，是黃金世紀的光輝自得，也是秋意瑟縮的淒涼孤寂。這些景色當中都剪接嵌入吉訶德幻象的場景與夢醒幻滅的景致，正如古堤葉雷茲·阿拉貢的堅持——「蒙太奇剪接」才是電影的根本。我向他提問：「面對國內外前輩與同輩競相改拍《吉訶德》的風潮，他是否感受到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謂的『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還有文學與藝術、人際與世代對抗的壓力？」他倒很豁達的回應說：「《吉訶德》的改編本來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身為一個西班牙導演，能在適切的時機躬逢其盛，將自己國家的經典文學搬上大銀幕，是個人職志的自我實現，也是滋潤栽培自己的『慾望花園』，<sup>6</sup>其餘就留給歷史。」言談之間，一股民族意識和情感自然流露，古堤葉雷茲·阿拉貢揚起眉宇，彷彿指涉，即使他沒有改拍《吉訶德》，西班牙優秀的電影導演群裡

終究要有有志之士搭建並延續這個民族文化的橋梁。

演講最後，古堤葉雷茲·阿拉貢以他2004年的作品《等待你的生命》(*La vida que te espera*)為第九屆的「小說與黑色電影」畫下句點。古堤葉雷茲·阿拉貢幽默地說《等待你的生命》已非「全黑」，而是「墨綠」，黑中有綠，有彩色。《等待你的生命》，一如其他許多作品，回到古堤葉雷茲·阿拉貢的故鄉——北邊的坎達布里亞(Cantabria)海岸——那知名的「翡翠海岸」(Costa Esmeralda)。故事描述喪妻的希多和女兒經營牧場，一日發現心愛的母牛不見了，原來跑到鄰人塞維洛的牧場去。塞維洛拒還牛隻，索以母牛生下的第一隻小牛作為交換條件。小牛出生後，希多的女兒芭兒將犢牛送到塞維洛家中，孰料塞維洛否認此小牛為彼母牛所生，且強暴芭兒，將她綑綁關在牛欄裡。希多尋女，到塞維洛家中理論，一陣爭吵中卻導致塞維洛死亡。塞維洛在城裡從事理髮師的兒子拉伊只好返鄉繼承父業。芭兒和父親戒慎恐懼，既不敢披露芭兒遭強暴的事實，更擔心塞維洛的死因被查出。然而不知不覺中，芭兒和拉伊卻滋生情愫，而警方三番兩頭造訪家裡，也讓芭兒警覺父親有避風頭的必要。在這黑色的氛圍裡——弑父、強暴和戀人關係重重糾葛——電影最後露出一點幸福的曙光，預示芭兒和拉伊的圓滿結局。從這故事看來，可以窺出古堤葉雷茲·阿拉貢後期的黑色電影是相當溫馨的，黑色電影的大框架下，他關注以農牧為主的家鄉如何轉型，正視城市發展和現代化的衝擊，細膩刻劃人際關係的互動。畢竟，坎達布里亞也是醞釀他的慾望花園的豐饒土壤。

會後，我趨前向他致意，聊到我2005年在劍橋大學發表的論文“El Quijote en el cine de Manuel Gutiérrez Aragón”(〈古迪葉雷茲·阿拉貢電影中的《吉訶德》〉)向他請教若干觀點，他喜出望外的樣子，直說兩年前皇家學院秘書長畢亞努維瓦(Darío

Villanueva)便當面交給他我這篇西文論文，請他指教。<sup>7</sup>因緣際會，今日兩人彼此見到「本尊」，不亦快哉！原來他與台灣也有一段緣份。一聊之下才知古堤葉雷茲·阿拉貢1987年曾和當今知名女星安赫拉·莫里納(Angela Molina)，以及集院士(皇家學院)、導演、編劇、演員於一身的費南·葛梅茲(Fernando Fernán Gómez, 1921-2007)來台灣參加影展，當年帶來他執導的電影《半邊天》(*La mitad del cielo*, 1986)參與盛會。《半邊天》前一年(1986)獲得西班牙聖塞巴斯提安國際影展(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Cine de San Sebastián)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獎；與他一同來台的費南·葛梅茲和安赫拉·莫里納則分飾男女主角。古迪葉雷茲·阿拉貢說明《半邊天》的想法實來自中國「女人撐起半邊天」的說法，讓他特別想向辛勤持家、克苦耐勞的傳統女性致意。

的確，《半邊天》呈現古迪葉雷茲·阿拉貢貼近弱勢的胸懷：故事從1959年古迪葉雷茲·阿拉貢的故鄉——西班牙北部的坎達布里亞——開始鋪陳。羅莎(Rosa)來自一個純樸的家庭，她嫁給一位磨刀工人，殊不知原來是遊手好閒的街頭混混，最後死在監獄裡。羅莎帶著女兒奧維朵(Olvido，意為「遺忘」)來到首都馬德里，在糧食商人貝德羅先生(Don Pedro)家中找到保母的工作。得力貝得羅先生的協助，羅莎在一個重要的市集的雜貨店中擔任要職，從此慢慢發展，擴大生意圈，接著開餐廳。她的餐廳冠蓋雲集，變成政商名人、企業主往來聚集的地方……。羅莎奮鬥的過程，彷彿是日本阿信的寫照，《半邊天》則是古迪葉雷茲·阿拉貢向堅忍不拔的婦女致意的禮讚。

## ■ 4月23日，世界書香日

四天的研討會，收穫滿滿。結束薩拉曼加古城的「黑色電影」，回到馬德里，進入了全國性的4月23日「世界書香日」（紀念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忌日），頓時色彩繽紛。各地文化中心、圖書館、書店因應書香日舉辦的一系列演講、書展、新書介紹、贈書活動……，絡繹不絕綿延一週。「世界書香日」這一天最重要的活動自然是「塞萬提斯文學獎」的頒獎典禮。西班牙王子頒給2012年的得主——西班牙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卡巴葉羅·波納爾(José Manuel Caballero Bonald, 1926-)。這個西語文學最高的榮譽，向來頒給年高德劭、著作等身的文人，肯定卡巴葉羅·波納爾的作品把西班牙的文哲思想、文藝創作帶入精緻、高雅、巴洛克風格的書寫。2011年我休假研究時，在詩人賈西亞·蒙特羅(Luis García Montero)的新詩發表會中與其相遇，由於過去他長期與塞拉(Camilo José Cela)合作，擔任重要雜誌《桑·阿爾馬丹期刊》(*Papeles de Son Armadans*, 1956-1979)<sup>8</sup>主編，讓我們因塞拉有了共同的話題和文學交流。

去年受邀訪台的兩位院士——迪耶茲(Luis Mateo Díez)和孟利諾(José María Merino)提到皇家學院紀念塞萬提斯忌日，每年這天固定對民眾開放，他們特地送我一張參訪貴賓卡。我雖於2011年有過一次長達三小時精緻參訪的經驗，此番難得的機會，再度造訪皇家學院。時間雖然短暫，但是皇家學院別出心裁，請了專業演員扮演唐璜、桑丘和杜西內雅，一邊介紹，一邊演出，學院的長廊儼然舞台，演員們服裝講究，回到十九、十六世紀，朗誦浪漫主義劇作家、也是皇家學院院士荷西·索利亞(José Zorrilla)的《唐璜》(*Don Juan Tenorio*)。風流唐璜的驚世名言，人人耳熟能詳：「細數名單眾女子／一年平均把它分／一天愛戀

她們／一天贏得芳心／一天將她拋棄／兩天替換舊愛新歡／一個鐘頭把她遺忘」。另一方面，《吉訶德》裡甘草型人物，也是吉訶德的隨從桑丘·潘薩(Sancho Panza)逗趣的演出，引得觀眾喝采。想想我們的文藝紀念活動，如果也依樣將作品如此安排在參訪行程裡，經典文學融入生活，潛移默化，自然愜意。

下午七點走出皇家學院，陽光依然燦爛，我趕著前往世外桃源公園(Parque del Buen Retiro)後的市立圖書館，參加電影導演阿拉諾瓦(Fernando León de Aranoa, 1968-)的新書發表會。阿拉諾瓦2002年以《陽光下的星期一》(*Los lunes al sol*)擊敗了阿莫多瓦的《悄悄告訴她》(*Hable con ella*)而聲名大噪。此片囊括了西班牙哥雅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重要獎項。《陽光下的星期一》敘述1980年代西北部漁港維哥鎮(Vigo)經過工業轉型，公司遣散員工兩百餘人，中年失業又抗爭失敗的四個男人，在一週開始人人最忙碌的星期一卻無所事事，只能曬太陽。失業的男人，友誼、人際關係、自尊心受到嚴峻的考驗，而共患難的親情則是絕處逢生的中流砥柱。今天的西班牙全國性地面對高失業率時，再回頭看《陽光下的星期一》或許更知道如何自處與調適，也更能理解阿拉諾瓦的反諷和憐憫擊敗阿莫多瓦的原因。

「世界書香日」這天阿拉諾瓦不是打片，而是打書——《龍躺在這兒》(*Aquí yacen dragones*)。這是一系列的短篇和極短篇故事，書名不知是呼喚遙遠東方的龍的想像，或是對照蒙特羅梭(Augusto Monterroso)的經典極短篇(僅有一句)：「當他醒來時，恐龍還在那兒。」的傳奇與古老。想到薩拉曼加的小說與黑色電影研討會中，有幾篇論文剛好談到極短篇與黑色小說的關係，因此，我除了好奇他這本書的命名，也向他提問：「極短篇的結構是最適合鋪陳偵探、懸疑、黑色小說的文類，如何將極短

篇的故事與張力用電影彰顯出來？」阿拉諾瓦表示「龍」具有神祕、驚奇甚至驚嚇的元素，頗能製造伏筆，而他坦承這些短篇有些許波赫士、柯達薩或墨西哥的阿雷歐拉(Juan José Arreola, 1918-2001)的影子，而犯罪題材的爬梳讓他可以發揮構思新奇和結尾突兀的特點，至於改拍電影，基於篇幅太短，只能「鬆散改編」，取其意而非形(情節)。

## ■ 燦爛駐足，黑黑去來

揮別書香周，離開馬德里前一天的下午，豔麗的陽光忽地神隱，天空灰濛濛一片，風從上吹落了樹葉，從下捲起了地上的紙片；沒有颱風的西班牙突然有了颱風的異象；天上烏雲密布，地上失業人口街頭擁簇，斗大雨點間歇性地掉了幾滴又戛然驟止，原本燦爛繽紛的景致像彩色照片被特效處理過一樣，頓時轉為黑白。還好，再過幾個鐘頭我就要離開了。凌晨三點，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拖著行李，叫了計程車往機場奔去，除了頭燈像一雙睜大的眼睛逐路撥開眼前的暗夜，大地是無盡的黑——這好像是許多黑色電影最擅長運用的場景麼！這一趟旅程，在西班牙燦爛駐足，黑黑去來。🍃

---

### 註釋

- 1.故事敘述一位叫羅達哈(Tomás Rodaja)的學生，陪著一位貴族子弟到薩拉曼加讀書，他自己也取得碩士學位。之後遊歷義大利大城小鎮，無意中卻被灌了迷魂藥，喪失理智，幻覺自己滿身玻璃，脆弱無比，常有想將自己撞成玻璃碎片的衝動。然而迷幻藥也讓他出奇的聰穎敏銳，許多人前來請益，請求指點迷津。最後他恢復了理智，神力也消失，從此也

就乏人問津了。

2. 「布爾戈斯的審判」指1970年12月3日在西班牙布爾戈斯市，法院速審被控殺害三名死者的16名恐怖分子組織(ETA)。這16名當中有六位被宣判死刑，其中一位是巴斯克國會議員(Mario Onaindia, 1948-2003)。後來並沒有執行死刑，而是將他們終身監禁。
3. 「掌中小說」來自對川端康成極短篇的用詞，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希梅聶茲(Juan Ramón Jiménez)則將極短篇喻為「螞蟻的手」。
4. 以Anagrama 出版社創辦人艾拉德(Jorge Herralde)為名創立的文學獎。Anagrama 出版社1969年於巴塞隆納創立，1983年設立文學獎，迄今30年。Anagrama 原意為「字移而詞變」，彰顯文字變幻與其奧祕。例如”amor”的意思是「愛」，將”r” 位移，寫成ramo，就變成「分枝」之意，或是Roma 就變成「羅馬」。
5. 電影方面，較知名者如默片時期1926年丹麥導演羅里仁(Lau Lauritzen)的《吉訶德》(*Don Quixote af Mancha*)；1957年俄國導演可辛塞夫(Grigori Kozintsev)執導的《吉訶德》(*Don Kikhot*)；1973年由希勒(Arthur Hiller)執導的《曼查仕紳》(*Man of la Mancha*)；1992年威爾斯(Orson Welles)執導的《吉訶德》(*Don Quixote*)；2000年葉茲(Peter Yates)的《吉訶德》(*Don Quixote*)。參見筆者論文〈古迪葉雷茲·阿拉貢電影中的《吉訶德》〉，《中外文學》，34.6 (Nov. 2005)：115-133。
6. 〈慾望花園〉(“Jardín de deseos”)是古堤葉雷茲·阿拉貢2004年2月29日成為聖·費南多皇家藝術學院院士時的演講稿，回顧一生的電影來時路。
7. 畢亞努維瓦(Dario Villanueva)2004年受邀至靜宜大學西文系專題演講三場(國科會補助)，2008年獲選為皇家學院院士，入院演講稿為〈電影之前的《吉訶德》〉(“El Quijote antes del cinema”)，之後則繼續研究、收集所有與《吉訶德》有關的電影論述。
8. Son Armadans 是市鎮的名稱。塞拉1954-1989年居住在外島馬約卡島(Palma de Mallorca)。以當地地名作為期刊名稱。

